

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岁月

陈桂豪

心中充满着奋斗阳光

我在1971年6月到原矿车间参加工作,进厂第一天,看到高大的厂房,到处是页岩粉尘和瓦斯气味,有人编了一首打油诗,叫“原矿楼高楼难爬,上下腿软眼又花,粉尘滚滚瓦斯大,干一辈子太可怕。”这里的工作环境条件太艰苦了!

我当过装车工、卸料车工、皮带操作工。有一次,我在10#、11#、12#皮带岗位,检查发现12#皮带的页岩超负荷被压死,我和工友立即打乱点给调度,全车间停汽生产,我又和工友们,一铲一铲地把页岩铲下皮带道减轻负荷,开汽后,又一铲一铲地把油页岩送上皮带,干得大汗淋漓,腰酸腿软。

人的一生怎样过得美好?我能在这里能为祖国多作贡献吗?每天晚上,我学习带来的《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两本书,使我在艰苦奋斗工作中有了方向,充满了力量,决心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干一行爱一行。我在岗位上维护设备,做好安全生产;还协助班长,精心打造示范亮点,做到“设备运转轴见光,窗明地净场面清,工具摆成一条线,安全生产,事故为零”,多次受到公司安全检查小组的表扬。1972年,我担任二工段团支部书记,1976年担任车间团总支记,出席过湛江地区青年积代会。

最难忘的是1974年12月,原矿车间停汽开展设备大检修。工作上,许多青年参加大干的战斗,攻关队在10天内拿下打翻板的记录,突击队拖着百米皮带地叫喊“一、二、三”的号子,漏斗里、皮带支架焊花弧光闪闪,起重工挥舞红绿小旗,吹着哨子,吊起一件又一件大设备,场面十分壮观。领导安排我当工地检修宣传员,每天来回奔走地采

访。有一次,我了解到二工段二班的龙雨文从过去一天修理托辊15个,他放弃了中午休息提高到26个,我立即写了《龙雨文一天修理托辊26个》等一篇篇稿件送到工地广播室。我又执着彩色粉笔书写工地黑板报,正当我写得起劲时,调度跑来告诉我,老家来电说我母亲不幸去世了。我含着泪水,一笔一笔地抄完黑板报最后一篇稿,因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含着一滴一滴泪水,当晚徒步30多公里回到老家处理母亲的后事。第三天,我又含着泪水徒步回到大检修的火热工地上,在艰苦环境中写了一篇又一篇稿件,赞美工地检修人。

在改造老设备中绽放青春

原矿车间装置工艺流程复杂,设备具有老大黑粗,有一套26#、27#皮带装置很特别,特别之处是一头耸上蓝天,一头插在地下五米多深,它把干馏炉燃烧的页岩灰渣,吐到26#、27#皮带传递到28#、29#皮带卸料车卸下废矿槽,下面两边排着七十二个漏斗,操作工把岩渣灰装进火车、电机车,拉到露天矿南北排土场堆放成山,后种上树木成了小森林。

这套特别的26#、27#装置由于倾斜道大,每逢下大雨时,页岩灰渣在皮带滚动打滑落到皮带道下面。皮带一打滑,车间调度在各岗位抽人到26#、27#皮带的两边,一铲一铲地把页岩灰渣送上皮带,劳动强度相当大。

七十年代初期,原矿车间调来一位年轻的维修工叫吴耀城当设备员。吴耀城上到车间办公室后,他戴着一顶藤条安全帽经常下到各岗位调研,听取操作工的意见,那本笔记本记载着每台设备的病根、顽症,寻找“医治秘方”。

在改造老设备,他第一刀就在26#、27#皮带尾部大动手术,利用停气检修的时机,拉来水泥、沙、石子把26#、27#皮带尾部整体抬高,从倾斜20度缩回14度,减少了皮带拉废矿时遇水滚动打滑和劳动强度。他的第二刀手术是把装车七十二个漏斗,从手拉杆装废矿改造成用风操作,只要打开风管,摇摆阀门,就可以将页岩灰渣废矿装满一排排车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大和放漏事故。1957年参加工作的老装车工邓晶荣高兴地说:“呵呵,风动装车真是很神奇了!”

吴耀城把每个皮带运输机和破碎页岩机的轴承,从过去人工注油改造自动汇油。他还研制改造大型的“自动翻板”,改造4套除尘机,设备动态电子轨道衡,经过更新和改造,一台台老设备变得活起来了。吴耀城锐意改革创新,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敢叫设备换新装,在奋斗中绽放青春光彩,1977年被评为茂油公司学

大庆模范,1978年被评为学铁人标兵,1979年和1982年分别被评为茂油公司劳动模范和茂名市劳动模范,八十年代,他先后担任原矿车间主任、人造油厂机动科科长、副总工程师。

在绽放青春奋斗中,还有一工段团支部书记周文新分别被评为茂油公司劳动模范、茂名市劳动模范和广东省先进生产(工作)者,一工段团支部委员吴润贵担任车间安全员,三工段团支部书记丹林和团支部委员陈迅在工作中起带头作用。二工段团支部委员黎世坤担任生产班大班长、矿业公司工会领导干部,茂名石化退服中心退管科科长,2017年被评为茂名石化公司“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回首往事,我惊奇地发现,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最艰苦的经历竟然是最美好的回忆,工友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用青春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彩篇章。



奋斗的青春

今年5月4日是青年节,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在历史长河中,曾被茂油公司誉为“艰苦奋斗好榜样”一面红旗的原矿车间,那里有多少青年怀着发展祖国石油的豪情壮志,在艰苦的岁月里,用青春书写奋斗之歌。

挖“勒竹根”扎扫把

原矿车间始建于1959年10月,座落在炼油厂区西北部,担负着把从露天矿开采的油页岩进行破碎、筛粉的任务,用一条条皮带像驿站那样,一站一站地把载满油页岩传递到干馏炉燃烧,榨出滚滚的页岩油。在这里到处是页岩粉尘飘飘,需要大量扫把清扫页岩粉尘。

六十年代,高天滚滚寒流急,我国经济处在艰难时期,原矿青年发出了“为了出石油,敢与困难斗”的口号,在车间团总支组织下,50多名共青团员扛着锄头,踏着自行车,走到市郊的金塘,高州的石鼓,挖了一条条勒竹根回扎扫把,投放在岗位上,清扫皮带道上的页岩粉



原矿青年突击队

退休老教师感慨市职业高级中学创办历程

20年青葱岁月献给茂名职业教育事业

周燕红

一群退休老教师围坐一桌,深有感触地回忆着茂名市职业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职中”)的创校历程。他们一路看着职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过程,纷纷感慨地说:“20年的青葱岁月都奉献给了职中,看着它现在越办越好,越办越出色,我们这批开荒老教师都深感安慰!”

茂名市职业高级中学创办于1983年9月,初创时校址位于市区龙山路原市三中(现为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址);1994年,学校搬迁到市区口岸街,升格为副处级教育事业单位,现为市十六中南校区的校址;2002年再从口岸街迁到创办于1932年的粤西名校电白师范学校的校址办学,并于2005年3月更名为“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当年,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广东省教育厅要求各地级市都要办一所职业高中,为职教发展探路,茂名职中应运而生。创办初期学校的运作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保留市三中每年招两个初中班,到1987年停止初中招生,市职中成为独立的职业高级中学。万事开头难,创办时学校面临师资、设备、校舍、招生等诸多困难,首任校长是茂名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汉强,他与新分配来的三名年青教师同住在一间破旧的教室里,带领着全校师生迎难而上开创茂名第一所职中的艰苦创校历程。

办学第一年,学校只开设了两个财会专业的职业高中班,学生也

只有100多人。首届财会专业得到市财政局支持,每年拨专项经费2万元,同时从市会计学会派三名会计师到学校兼专业课教学,使职中专业课教师从无到有。学生通过三年系统的专业课学习和职业技能训练,经市劳动局考核学生达到了中职毕业生的水平,首届市职中学生成了当时银行、企、事业单位的“抢手货”,就业率达90%以上,一举全省成名。1987年学校被定为市级骨干职中,迎来了职中新发展期,吸引了市区大批初中毕业生报读市职中。一位市职中创办时的“元老”级退休老教师吴统坚说道:“当时茂名是石油化工城市,市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油头、化身、纺尾,念活山海经’,”正大力发展晴纶化纤项目,做大油头下游地方产业,成立了茂名化纤总厂,需要大量相关技术人才。为了跟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提供更多对口人才为当地经济服务,于是学校从原来一个财会专业发展到化工、化工分析、机械、电工、家电、电脑、电子信息、等八个专业。而1986年就超前开设的电脑专业班,配建了30部苹果牌电脑的实训室用于教学,在当时的茂名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壮大,办学规模从刚开始的两个班100多名学生发展到后来的在校生24个班1500多人。专业课教师从无到有,通过进修转教、录用高校毕业生、外聘等形式建立起一支有40多人的专业课教师队伍。学生实训基地逐步完善,通过省教育厅专项经费

支持和争取到省政府240万元的世界银行贷款建立10多个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使市职中成为办学初具规模有特色,办学效益显著、校风好的市级龙头职业高中学校。当时吸引省内不少兄弟学校交流学习,省教育厅多位领导到校调研。1990年,学校被国家教委等五部委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刘汉强校长被评为全国职教先进个人;1991年,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重点职业高级中学;1999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职中。”

20多年的办校历程中,最值得这批老教师骄傲的是,职中人用8年时间把市区一所办学条件最差、只有5.6亩地的学校办成了省级重点职中,在全省绝无仅有;又奋斗了8年迈进了国家级重点职中行列。最值得这批老教师难以忘怀的是,职中学子师生情谊。他们尊师爱校、无畏社会偏见、勤学苦练、努力成才,推动了职中的发展。

吴统坚感慨地说:“2002年3月,职中还到电白师范学校后,职中创校的原班人马留在了市十六中南校区转回普通高中任教。在职中任教那20年的光阴岁月成了这批创校‘元老’们最难忘的回忆,每每提起那20年的教学历程,这批退休老教师们除了难忘,更多的是自豪。大家都希望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在未来的征程中,继续为茂名经济发展培养更多优秀专业人才,为茂名职业教育再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小家庭。

1951年12月,校长叶剑英到校作报告时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并宣布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派南大大部分师生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工作。我所在的政治系被派到茂名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下乡和贫雇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土改工作中,时刻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完成土改队交给我的任务,为消灭封建主义土地制度,为农民翻身作主人奉献我的青春力量。土地改革完成后,我遵照“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信念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退休后仍发挥余热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1951年入团至今,七十一年过去了。我青春无悔无憾!青春万岁!

生死情缘七十载

——我与陈学炎70多年的交往

林发海 撰述 刘经国 整理

守望情牵

1942年春季,父亲联系到了原来的老板李祥兴,就逃到李祥兴的佃户家——周集乡吴家湾,从此我们离开了陈家,开始了新的东逃西躲、流浪度日。之后,小妹因为饥饿而亡。年底,父亲又遭匪兵殴打,无钱医治含恨去世。1943年初,我和哥哥为生活所迫,开始给人家当放牛娃。直到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母亲才把我、哥哥、小妹三人,从逃难地带回荆门城区。在我们前后的七年逃难岁月中,在陈家的三年是我们难得的最好的日子。

在陈家时的一年,父亲曾突发奇想,想要一根拐棍老来拄,就带着我和哥哥,满山遍野寻找。我们在山里转悠几天,终于找到了满意的棍子,是一根被藤蔓缠绕的小树。父亲砍回家后,剥掉缠绕的藤蔓,掐头去尾,剩下一米多长,顶端有圆弧形把手,下端有螺旋上升藤纹。陈大多用刨子刨得光滑溜溜,父亲再用棕红油漆漆好,这样就做成了一根古香古色、典雅别致的文明棍。父亲虽然很满意,但一直放着未用,待我们离开陈家时,却忘记带走它。我们回到城区后,陈家知道了我们的住址,专程把父亲的拐棍送到我们家,但此时父亲早已作古。睹物思人,感慨万千,我们一直把拐棍珍藏,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纪念,也是陈家恩情永久见证。

1946年至1947年间,陈大多还从深山老林,砍伐12根无节、笔直松木,锯成0.4×2米的圆木,分6次带着陈大哥,各扛一根(大几十斤重),跋山涉水,穿山越岭,走街串巷,步行50多里,送给母亲做寿木。松木送到后,母亲觉得受人太厚,坚持加倍付钱,但陈家父子不肯,只象征性地收了点工钱(成本钱)。每冬冬季,陈家父子烧好炭,都给我们送栗木炭(栗木炭火足无烟)。每次他们到来,母亲都用上好的酒菜招待他们。

过去的习俗是,上等寿木用12根松木做,制成十二圆花。长辈的寿木提前做好,摆放在家里,寓意家人升官(棺)发财(材),是很好的兆头。1953年或是1954年寿木做好后,用黑色生漆漆好,郑重地摆放在厅屋,母亲非常满意。记得刚漆寿木时,妹妹对生漆过敏,无意间靠近了一下,浑身起红疹,进而溃烂,好久才得以痊

愈。1956年国家倡导殡葬火化政策,七十年代中荆门城区开始禁止土葬,母亲的寿木显然用不上,但乡下还允许土葬,于是母亲把寿木送给了胡集的亲戚,妹妹乡下的公爹去世后,享用的正是母亲的这口寿木。

失缘续缘

后来我和哥哥、妹妹分别离开荆门城区,赴外地工作,各自成家,单独生活。妹妹孩子多工作忙,母亲独自在家也不方便。从1966年起,母亲就跟随妹妹到烟墩公社却集管理区生活,这样老房子一直空着,既没人照料,也无钱维修,早已破烂不堪。母亲迫不得已,60年代末出售一半房产,70年代中处理掉另一半。从此,我们和陈家失去联系。

多年来,我们一直惦记着陈家的恩情,特别是1992年我退休后,每每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心里总是念念不忘陈家的好处,一直在打听恩人的消息。

大约2006年秋天,老伴徐礼芳在荆门二医住院,闲谈中得知同房病友是安团人,我便问他认不认识陈学炎。他说,有一个叫陈学炎的八十岁,我们经常一起放牛,但不知是否是我们的恩人陈大哥。我便拿出一个纸条,写上自己的姓名、电话号码,以及我们逃难时陈家的地址,还有当时生活的简单情况,请他代为打听联系。病友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就收到回复电话,通过交谈之后我确认,打电话过来的就是我们多年寻找未果的恩人陈学炎。

我邀请他到荆门我家来玩,他说不知道地址,我说您来荆门后在苏坂桥上等,我去接您。不到一星期,他的孩子用摩托车送他到荆门,在苏坂桥联系我,我就过去接他。我到苏坂桥时,看到有位老人正在东张西望,我上前说:我是林发海。他说:我是陈学炎。这时,陈大哥已经八十岁,我也七十好几。陈大哥完全没有当时的模样,他头发花白,周正的国字脸布满皱纹,皮肤红里透黑,身材仍然高大,身体特别硬朗。我们紧紧地握手,深情地拥抱。

之后,我和妹妹各请他在家小住几天,我们邀请他进城逛逛商场和名胜古迹,想趁机给他买一身新衣服,但是他觉得城里没什么好玩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吃

饭、喝小酒,一起逛我家旁边的石化公园(现为小观园),共同回忆往事。我们离开安团后,陈四姐到了年纪,他们就成婚,生育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招了上门女婿,生育一个外孙女,奇特的是陈家竟然四代单传。陈家因为负担不重,过去种植水稻、小麦、大麦、蔬菜,养猪、熬糖等,现在还种植香菇,生活一直比较稳定,一家人平安无事。陈大多、许妈,陈四姐先后去世后,陈大哥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一周后,我和妹妹决定送他回安团。我们先坐车来到圣境山东边山脚下,然后一起步行10里山路,花两个小时才到陈家。发现陈家房子和过去样式差不多,但是面积大了许多,而且方位和过去的似乎对不上,我疑惑地问。陈大哥说,原来尹婆婆的房子还在,只是全空着。现在的房子是寻地另盖的,外孙女也做了自己的房子,就在陈大哥家旁边不远。

陈大哥和女儿、女婿热情招待我们,吃饭、喝酒,天南海北地聊天。时辰不早了,陈大哥送我和妹妹上路回家。走了不远,他突然返回,从家里背来一个十多斤重的金黄火腿,执意要我们带着上路。我们说自己家里有,而且要走10里山路,天色不早了,自己背不动,也不能让陈大哥家人送,所以就谢绝了。

知道了双方准确地址后,我们恢复了密切的联系和往来。以后每年,我和妹妹都要去他家,看望他一两次。每次他和女儿、女婿就像当年一样热情款待我们。

生死永念

当年事已高时,因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我们还在外侄女婿的陪护下,多次去看望他。2012春天,我和妹妹带着些礼物,又去看望陈大哥,但只见到他的女儿和女婿。原来陈大哥已经去世,并和陈大多、许妈、陈四姐一起,葬在不远的山坡上。

我们把事先准备的二千块钱和一些礼物留下,并让陈家女儿女婿带路,爬上山坡,扒开杂树和野草,来到陈家两代人的墓前。因为山林禁烟火,我们既不能为他们烧纸钱,也不能为他们放鞭炮,只能默默地向着坟墓,深深地鞠了三躬,内心充满感激地说:祝恩人天堂永安!(完)

2022年1月19日于广州

忆入团的往事

徐永锐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来临之际,我这位年届九旬的老共青团员,回忆往事,思绪万千。

我老家合浦县是1949年12月解放的。解放前夕,反动校长逃跑了。合浦县委徐汝兹到我所就读的中学——公馆中学任校长。徐汝兹是我的胞叔,1939年入党,曾在解放军粤桂边区纵队第四支队的机关报《大众导报》担任总编辑。学校很快复课。但不久,合浦县政府把徐汝兹调到县城合浦师范任校长。1951年公馆中学的校长不是中共党员,学校没有党组织。合浦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指示要在公馆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把建团的任务交给一位非党员的时政政治指导员的陈老师负责物色和培养入团对象。我是入团对象之一。我的人团介绍

人是徐怀绥,徐怀绥解放前在我老家浪坡村当武工队队长,解放后任中共公馆区委员会委员。当时,第一批团员都是学校高中部的学生,共有六个团员,成立团支部,选举支委会,书记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我被选为宣传委员。

1951年8月,我考上了南大学文政学院政治系,离开了公馆中学到南方大学读书。当时,南大学生中党团员很少。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十多人,只有我一人是团员。系里领导指定我为学习小组的组长,我深感光荣又觉得担子重。因为小组里我年纪最小的学员,还差几个月才满十八周岁。可我想,既然系领导把组长的担子交给我,我也就下定决心把学习小组带好。我凡事都发扬民主,群策群力,把小组办成